

Globethics Repository



宽容 - 一种生存方式 [Mercy - A Way for Survival]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张, 禹东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9-25 14:38:4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306

张禹东：宽容：一种生存方式

张禹东

宽容：一种生存方式
——以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实践为例

张禹东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福建泉州 362021）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8862 (2005) 11 - 0021 - 04

一 华侨华人文化的双重特性

中国有几千万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其中大约有2000多万分布在东南亚地区。这个数字的概念是:占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80%;占东南亚地区人口的5%。二战以后,各国华侨陆续放弃中国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到20世纪90年代,95%的华侨已经加入当地国籍,这表明原有的华侨社会已经转变为华人社会。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移民的后裔在观念心态上已经从“叶落归根”转化为“落地生根”;在政治上已经从对祖籍国的认同转化为对居住国的认同,华人已经成为居住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华人文化也相应经历了从中华文化——华侨文化——华人文化的转变过程。华侨文化可以看成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华文化的构成内容;华人文化不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翻版,而是华人居住国社会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居住地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华侨文化也存在着由于受到居住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与中华本土文化相区别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仍可以把华侨华人文化作为一个复合体来加以考察和分析,而对它们的区别将暂时略去。

海外华侨华人是具有多重属性的特殊群体,这也决定了华侨华人文化同样具有多重特性。关于华人及其文化的多重属性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华侨华人文化在异域生存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中华性和当地性的双重特性。

一方面,由于受到居住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影响而出现的变异现象,表现出对居住地社会文化的适应,从而体现了对于居住地社会文化的涵化与认同以及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区别性;另一方面,则在内涵、形式、形态乃至深层的价值观等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从而体现了华侨华人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渊源性以及与其居住地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华侨华人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保留并不是简单的移植或照搬,也不是原封不动地保持原貌,而是一个根据华侨华人生存发展需要而进行筛选、取舍和调整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从形式上以及内容上与华侨华人族群生存发展需要相符合,与居住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才能获得更好的保留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因其中华性而将华人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文化,从而不合时宜地在华人居住国公开宣扬和传播中华文化。当然,也不能因为当地性或本地化进程的加快而否认华侨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

第二,华侨华人文化的当地性是华人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而且由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有被西方列强殖民的经历,因此,这种当地性是在当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渗透、冲击下逐渐生成的。

第三,华侨华人文化中的中华性与当地性处于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中。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许会出现中华性逐渐式微的境况,迄今为止,中华性至少在华侨华人文化中居主流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和明显。比如,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灌输传统伦理道德价值思想”,认为“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价值观是华族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应获得振兴与继续发扬”;[1]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虽然冠以“亚洲价值观”之名,但仍可看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烙印[2]。

二 宽容:华侨华人的生存方式

关于宽容内涵的理解是一个颇具歧异性的问题。比如,《大英百科全书》界说宽容是一种“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的美德;宽容是一种“以价值多元化为根据的理性化、明智的生活态度和实践方式”[3];宽容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向度的道德态度和文化态度”[4];其他还有,认为宽容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世

界观;是一种包容心态;等等。实际上,宽容是一个很难达成共识的概念。虽然宽容作为调节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重要范畴具有普遍性意义或价值,但由于宽容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宽容思想的生成环境是具体的、动态的,因此,在不同的处境和语境中,宽容具有不同含义、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历史渊源和不同的展现形式。在华侨华人这个特定的主体、在海外居住地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宽容就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也是一种族群行为规范准则;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以下试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宽容是华侨华人及其文化特性的重要体现。在注重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关于宽容的丰富思想。比如儒家的“厚德载物”、中和思想;佛家的忍让、慈悲精神等。华侨华人文化中的宽容思想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资源,使之具有厚实的内蕴,这也是华侨华人及其文化所具有的中华性的重要体现,或者说,华侨华人及其文化的宽容性是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宽容性的继承。比如,马来西亚华人就把兼收并蓄、中庸之道等概括为华族的优良特征,认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实践中,和平、包容的民族特性已经成为华人的精粹文化”,“发挥华人思想的优良特征应以中庸之道为核心”。[5]

第二,宽容是华侨华人在海外多元异质环境中的生存选择。宽容意识就是多元意识。宽容是价值多元化基础上主体的选择;生存方式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主体与环境有机结合的产物。海外华侨华人在居住地的社会生活,所面对的现实就是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多元异质性的现实环境,而且作为移民族群又处于一种比较弱势地位,其生存处境必然受到居住国社会主体民族及其文化的强烈影响。华侨华人的生存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因为人的生存是多向度的,而多向度的生存选择必然产生价值冲突。如何对这种冲突进行调适,以求得生存的保障与发展的基础?海外华侨华人所借助的就是宽容。在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东南亚华侨华人以宽容迎对多元的价值碰撞。

(1)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比如,对其他民族宗教神灵的接受与信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出现的“拿督公”信仰就很耐人寻味。“拿督”崇拜本为马来人的原始信仰,在伊斯兰教传入后,马来人逐步把它遗弃,而华人却继承过来,加入自己的信仰对象中作为保佑平安、消灾祛病的神灵进行敬奉。在对“拿督公”的崇拜礼俗上,既有华人的习俗,也吸收了马来人的一些习俗。有趣的是,在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一个拿督庙,政府因修公路和桥梁的需要打算加以铲除,而上书要求保护的却不是马来人却是华人。

(2)华人宗教信仰文化的开放性。华人对其他民族信奉本族群的传统宗教未有排斥情绪,对本族群成员信奉或改宗其他异质性宗教信仰也抱着超然、平和的态度而不是大惊小怪。比如,华人接受基督宗教信仰已经视为平常,对于那些皈依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华人,只要他还保留华人文化风俗习惯,仍可接受他为华人社会成员。相比之下,马来人的信仰文化则比较封闭,马来人对于其成员改宗其他宗教非常敏感。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迄今马来人仍保留着100%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比例,是宗教与种族同质性最高的民族。

(3)努力倡导不同文化的融合。最典型的的就是提倡“五教”(孔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源同宗的德教会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广为流行,[6]其教义就融合了“五教”的基本思想。作为一种融合性宗教,“德教会”在东南亚各国均有组织,其中马来西亚的德教会发展最快,已有近百个德教会组织,表现非常活跃,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气派和地位;在印度尼西亚三宝瓏的三保庙也突出体现了佛教、道教、孔教和伊斯兰教的融合,从庙的节日活动看,既有道教的玉皇圣诞,也有孔夫子节,更有尊崇伊斯兰教真主的敬天公节。

第三,宽容是华侨华人族群内部关系的整合方式。宽容是调整和处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范畴。海外华人是由不同社群组成的既有冲突又有整合的族群。而华人社群是根据不同的原则与标准进行划分的,这些标准和原则常见的有:亲缘、地缘、方言、神缘、行业、会党等。其中,区别华人社群最主要的法则是血缘宗族认同、地缘认同和方言认同。由于各种社群利益不同,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华侨华人族群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因此需要进行整合,以保证整个族群的生存与发展。而宽容就是华人整合族群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具体表现在:

(1)在处理社群内部成员之间关系时的宽让。比如,作为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人会馆或社团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停或调解成员之间的纠纷,这些纠纷基本上是在和谐与忍让的原则下得到和平解决。

(2)在以亲缘关系认同进行整合时的包容。这种包容是指对不具有实质性而是虚拟的抽象的血缘关系认同的承认与接纳。比如,同姓不同宗的宗族或个人之间的联结就具有虚拟的性质。当然这种联宗共祖现象在中国宗族史上就已经存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海外华人社会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这种虚拟性进一步强化,不仅继续保存同姓不同宗的联系,并且出现了非血

缘非同姓的关系联结与认同。比如,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华人中出现了以地缘为原则来整合认同对象,将同一地缘而不同姓不同宗的祖宗先人都作为共同祭祀的对象,从而形成虚拟的“社群共祖”这一特殊的形态。

(3)在以地缘关系认同进行整合时的宽泛。所谓地缘是指以祖籍地认同而形成的地域性关系网络。中国传统的地域组织以中国行政区域省、府、县、乡、村为单位,但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地域社群则可以跨越行政区域,比如,菲律宾华人社会中的龙(漳州府的龙溪县)同(泉州府的同安县)海(漳州府的海澄县)社群及其同乡会组织;此外还有跨越省份的“三江会馆”就包括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等等。

(4)在以神缘关系认同进行整合时的相容。所谓神缘是指以共同的神灵信仰认同而形成的宗教性关系网络。华侨华人的宗教信仰并非如同马来人之于伊斯兰教、泰国人之于小乘佛教那样有一个统一的宗教,而是具有多元庞杂的崇拜对象。海外华人也往往利用宗教作为整合社群关系的重要手段,在整合中充分表现了华人文化的宽容性,不同地域不同宗族有不同的信仰对象,但他们却可以相互兼容,和谐共处,共同成为华人族群的象征。比如,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的华人有五大社群: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海南人和客家人。五个社群都有自己的神明:福建人奉祀洪仙大帝,潮州人奉祀元天大帝,广府人奉祀华光大帝,海南人奉祀赵大元帅,客家人奉祀感天大帝。五大社群的神明都安放在柔佛古庙里,逢年过节华人都去古庙祭拜,碰到一些重大问题,不同社群领袖会一起到古庙求签问卜,由诸位神明决定。柔佛古庙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华人族群的精神象征,对当地华人族群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7]

第四,宽容是华侨华人心理、情感的调节手段。华侨华人文化中的宽容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在:(1)对一切人、事、物都能看透识破想开,不患得患失,不斤斤计较,做到能容天下难容之事;(2)忍受,即安于受苦难受耻辱而无怨恨;(3)贵和尚中,凡事不偏不倚;(4)兼容并蓄,尤其对异质性文化持开放而不是排斥的态度;(5)慈悲互助,对族群内部或外部人群的困难能够本着博爱精神进行扶助,在很多华侨华人社团的章程中都明确加以倡导。可见,华侨华人不仅把宽容作为传统美德来宣扬,使宽容成为华人社会重要的行为规范,而且努力将宽容精神信念化、信仰化和制度化。这样的宽容不仅有利于调和、缓解伴随社会的变迁而来的日趋紧张、复杂的人际关系、社群关系和族群关系,而且有助于调节在异国他乡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华侨华人的焦虑情绪和孤立情感,使得华侨华人对生存价值的感受更加和谐、更加温馨。因为,生存方式的核心概念是生存感受。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生存价值的高低实际上是由生存者的生存感受和生存体验来评判的。而宽容行为可以在族群中形成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使得人们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和情感充实。所以,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宽容精神的倡导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为华人及其文化的宽容性对于促进华人族群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新加坡政府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对华人传统宗教的宽容、和谐、忍让精神一直加以赞誉和肯定。[8]

注 释

[1] [5] [马来西亚]刘磐石等编:《马来西亚华人思想兴革论文集》,马来西亚中华大会总会出版,1998,第9页;第9页。

[2]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一套超越种族、宗教的共同价值观,主要内容有五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3]李德顺:《宽容的价值》,《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

[4]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第598页。

[6]“德教会”初创于中国南方,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在东南亚,尤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其中马来西亚的“德教会”发展最快,已经有近百个组织。“德教会”以“德”为核心,提出以忠恕、感应、慈悲、博爱、慈恕为宗旨,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为十大纲领,以不欺、不伪、不贪、不妄、不骄、不怠为六大教条。主张行善布施,供奉所有华族信仰的神祇。

[7]曾少聪:《海外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62页。

[8]参见李光耀在新加坡佛教总会举行的传授在家五戒、菩萨戒开戒典礼上的讲话。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12月14日。

(《哲学动态》2005年第11期)

